

国内首部揭示女保镖
生存内幕的传奇小说

[扶柳笑]作品

暗影女保镖

她不但是是一名退役特种兵，还是一名秘密任务**执行者**
引来**神秘杀手**的追杀，两人深陷重重危机

真相背后隐藏怎样的**利益纠葛**和**阴谋**
到底谁在**操纵这一切**？他们又该相信谁……

时事出版社

[扶柳笑]作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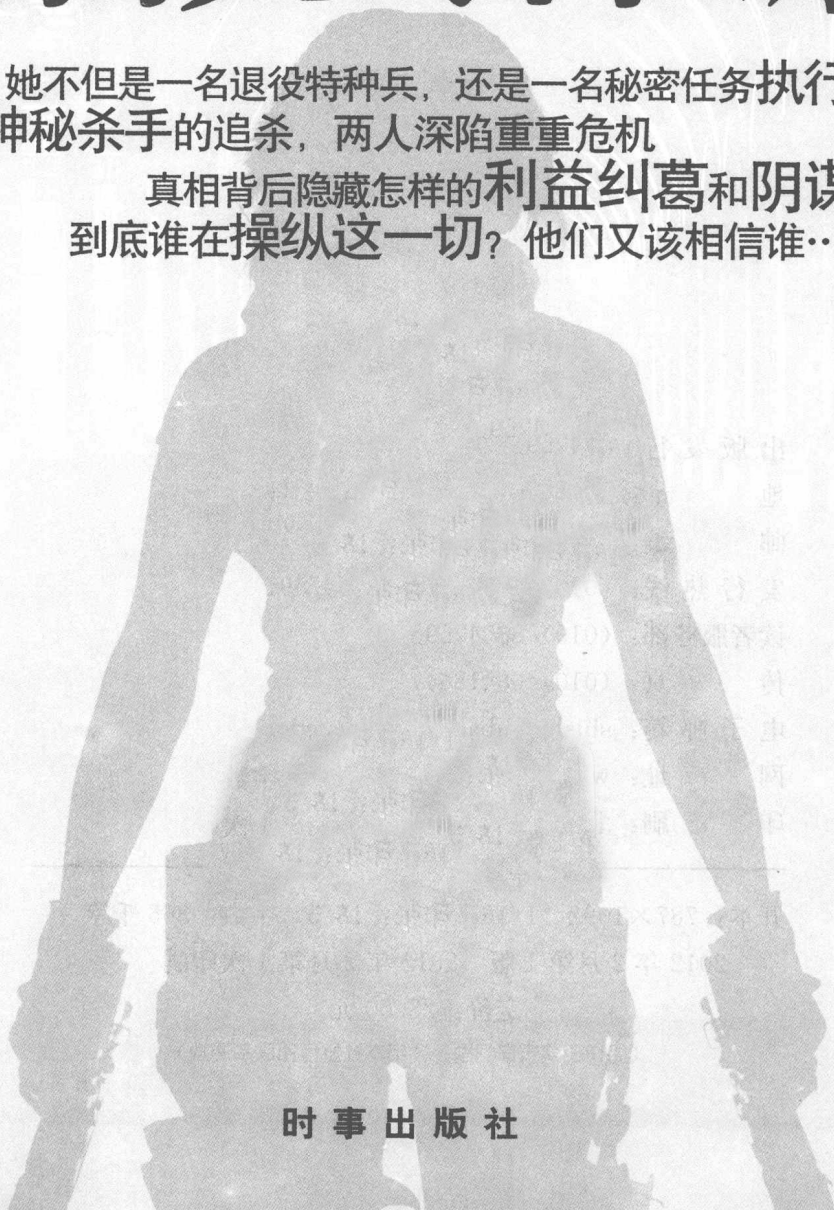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暗影女保镖

她不但是一名退役特种兵，还是一名秘密任务执行者
引来神秘杀手的追杀，两人深陷重重危机

真相背后隐藏怎样的利益纠葛和阴谋
到底谁在操纵这一切？他们又该相信谁……



时事出版社

目 录

Scene1 / 1

“快！那里！她在那里！”其中一个气急败坏地指着往巷子深处蹿去的金发女子吼道。身后几人立刻动作熟练地追了过去。可没等他们走进巷口，转瞬间，女子已经消失在夜色中。

Scene2 / 6

关姚儿目光如针尖般地打量着西装女子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她是谁啊？不就是个当兵的吗？以为长了张不怎么丑的脸蛋就想靠岑乐炒作？简直就是不自量力。越这样想关姚儿就越后悔，怎么当初就让这个女人留在岑乐身边当保镖了呢？

Scene3 / 10

“阿四，你最近好像火了耶！”巴格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，带着兴奋。他知道穆紫心并不是在乎这些人的，其冷血的程度除了能被一件事唤醒，其余的对于穆紫心来说都是浮云。

Scene4 / 16

离开？穆紫心冷笑了一下，即便岑乐是娱乐圈里顶级的天王巨星，不过在一年内，他都无法完成这项“工程”。

Scene5 / 21

AK点头应道：“从你十二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有些事、有些人，永远都不属于我们这种人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Scene6 / 26

她的每一句话，都带了无数根刺，想分毫不差地刺进穆紫心的身体。可当她注意到穆紫心的脸上没有丝毫变化时，她的理智开始有些控制不住了。

Scene7 / 31

眼睁睁地看着 R8 消失在视线里，啪地一声，穆紫心将手里那副眼镜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碎片向周围散开，折射出刺眼的阳光。

Scene8 / 35

“我当然没聋，我可不会束手就擒！”司徒奕眼角一眯，全神贯注地想要超过前面的两辆黑色轿车，怎料，这时他手中的方向盘突然被外力一推，轮胎在高速摩擦中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Scene9 / 40

巴格见自己的实力遭到质疑，立刻大声强调道：“阿四，我这里资源也是有限的，如果有人故意想要隐瞒，没有些时日想查清楚是不可能的！好比你的身份一样，组织不是也一样隐藏的很好吗？”

Scene10 / 45

这一切来的太突然，穆紫心根本来不及闪躲。水泼在了她那头长发上，像黑色绸布一样的湿头发贴在脸上，茶水沿着额头从她眼角往下流。

Scene11 / 51

一声呐喊，穆紫心朝前飞快地奔跑了几步，在那辆车朝岑乐冲去时，猛地将他朝左边扑倒，翻滚了两圈。当穆紫心身体接触到冰冷坚硬的地面时，上身正好被岑乐紧紧压着，她立刻条件反射地推开了岑乐。

Scene12 / 56

穆紫心走近，无意间扫到墓碑上的照片，心中猛然一惊，那张照片上的女人竟真的是关姚儿……哦，不，应该说是一个长得和关姚儿很像的女人。

Scene13 / 61

穆紫心签过名之后，随手关上门。打开信封的同时，心中浮起疑惑，这个世界上她除了与 AK 和巴格有联系以外，再也不想出其他的人了，谁会往岑乐的家里给她寄快递呢？

Scene14 / 66

红地毯上，一位带着眼镜的年轻女人正冲过了界线往岑乐的方向奔去，同时她的手插在兜里摸着什么东西，穆紫心见情形不对，不假思索地冲上前，一个擒拿将女子摔倒在地。

Scene15 / 71

穆紫心是何等厉害的角色，她不会因为刚才的遭遇而忘记自己要完成的任务，她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！我必须进去！”

Scene16 / 76

让司徒奕望眼欲穿的红裙女郎终于出现了，但睁眼仔细看了看，眼前的情景让他很是震惊：孟雨笛怎么去了一次洗手间后，整个人就面目全非了呢？

Scene17 / 81

愣神中，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墨镜男子从穆紫心身旁走过。一瞬间，穆紫心神情微变，那人的气味怎么这么熟悉？这应该是属于三年来都未曾露面的那个人。恍惚间，她震惊地以为是自己产生了错觉。

Scene18 / 86

岑乐和司徒奕转过视线，他们发现了穆紫心脸上的变化。与穆紫心平行站着的岑乐首先看到了她后背上那条疤痕，虽然没有明显到狰狞的地步，但在走廊的灯光下显得很刺眼。

Scene19 / 90

远处的视线里，一个黑色人影引起了穆紫心的注意，看得出是刚从酒店另一边的出口出来的。只见其步伐轻快，与自己擦身而过的男子极为相似。穆紫心想，如果此人便是对岑乐有威胁的人，为何他没下手，却就这样走掉了呢？

Scene20 / 94

他站在原地，望着那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人如风一般穿过人群，丝毫不畏惧前方袭来的装满洋酒的厚实瓶子，只伸手一抓，便将其在半空中牢牢接住，神情竟没有一丝变化。

Scene21 / 99

男子缓缓转过身来，脸上的一条刀疤显得格外的狰狞。如果没有那条刀疤，那本是张很英俊的脸才对。

可能看出穆紫心眼神中的惊愕，男子嘴角一扬，“丫头，你看这张脸还是简离的吗？”

Scene22 / 104

“如果不是你，那个叫岑乐的歌手那天晚上就已经死了！”

简离的口气还是和当年一样，自信、坚决，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；这一点，穆紫心与他很像。

Scene23 / 109

没人会对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全心信任的，穆紫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她神秘、敏捷、沉默，甚至冷酷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会带给人一种想要挖掘的欲望，或许她自己不曾发现，但这就是事实。

Scene24 / 115

“岑乐呢？”穆紫心扫视这些人，目光落到正前方秃顶的中年男人身上，虽然天已经黑了，但这个人却依旧带着墨镜，所以她肯定这人一定是中间带头的。

男人邪邪地笑出声，说：“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岑乐！”

Scene25 / 120

八字眉听见响声，与猥琐男冲了出来，一人挨了一拳后，又重新站起来。但穆紫心没有给他们缓冲的余地，她发力一脚踢在八字眉腹部上，他承受不住立刻向房门上撞去，随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，门掉了下来，正压在八字眉的身上。

Scene26 / 125

穆紫心瞬间没有一丝迟疑，拿过岑乐手里的刀像飞镖一样扔了出去，正中一字胡大腿，鲜血如喷泉一样射出来。这时，穆紫心已经将岑乐拉到身后，同时，她摸出腰间藏了许久的枪，连续三声，屋里除了惨叫声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。

Scene27 / 130

岑乐将宝儿抱到乔迁的房间，关上灯，用疲惫的步子退了出来。穆紫心站在门外，目光冷冷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要骗她呢？”

岑乐不解地望着她。

Scene28 / 134

没等到岑乐的回答，她又继续说：“我不想隐瞒太多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我的父母在我十二岁那年去世了，本来我也应该跟着一起消失的，但却没有，而我要找的这个人，或许知道当年的内幕。”

Scene29 / 139

见穆紫心完全没有听进自己的话，邱仁炎多少有些不适，但他仍有耐心地说：“我知道这十年来我从未露过一次面，突然对你这样说有些奇怪，你也根本不会相信，但我说的都是事实。”

Scene30 / 144

穆紫心面色不改地说：“好像这不是投资的问题，你只不过是想要利用关姚儿来针对岑乐。”

司徒奕没有立即否认，但也并未十分肯定地说：“是，也许有这么个原因，但不是全部……”

Scene31 / 148

那陌生的味道越来越近，她现在可以确定自己先前的判断——被跟踪了！

可是什么人会在这个时候跟踪他们从城里到南山呢？这个人针对的是自己，还是司徒奕呢？

Scene32 / 153

在中途的石阶上，穆紫心突然停了下来，没有转身，黑暗隐去了她脸上的机警，之前在南山别墅时就感觉有人在跟踪，这时她也有了同样的感觉——身后有人，很可能是同一个人，而且是为她而来。

Scene33 / 157

Beau感到惊讶，虽然平时的工作环境也会遇见不少气质冷艳的女人，但眼前这位气场完全不同，那如冰般的眼神，仿佛带着倒立的刺，使见到的人内心胆颤。

Scene34 / 162

穆紫心轻声喝了一下，她的第一感觉是简离，不过，此人的身形虽同样高大，却完全不像。

闻声，那人渐渐从阴影里走出来，年纪应该有三十几岁，穆紫心并不认识，从其身后停放的吉普车牌照看，是A市的军牌。

Scene35 / 168

穆紫心目光呆滞，她刚才似乎从岑乐嘴里听到了一个名字，而且她很快意识到那个人就是洵溪。

洵溪就是司徒奕的弟弟？传说里一直待在美国的司徒鑫？

Scene36 / 172

穆紫心才不管他什么狗屁规矩，直接扒开挡住去路的人，但却被一名保安伸手用力抓住了胳膊。

“你现在还不能离开，如果你不听话我们就不客气了！”保安口气强硬地说。

Scene37 / 176

林苛言尖叫起来，因为恐惧，声音变得像个巫婆，一旁的Beau立刻上来帮忙，不料，被穆紫心一个劈腿，蹬了个四脚朝天。

Beau大惊，这个女人果然不是一般角色。

Scene38 / 182

AK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。

今天，他穿了一件军绿色的休闲外套，坐在别墅区大门不远处的树荫下，几条附近居民的狗正围着他打转。

Scene39 / 187

穆紫心并不想为难司徒奕，她脱掉血衣，里面是一件黑色背心——她准备出去。司徒奕立刻伸手一把拉住她，不知为什么，自己想要帮她，即使清楚她是一个杀人凶手。

Scene40 / 192

穆紫心一愣。其实，自始至终她都知道，简离和她虽不能再同肩作战，可是他们之间仍存在着坚定的信任，没有谁会轻易欺骗谁，也没有谁能轻易欺骗到谁。

Scene41 / 197

“木头？”他试探性地唤道。
隔了半晌，穆紫心才应声，岑乐似乎听见其中有哽咽的声音。
“你怎么了？”感觉到不对劲，岑乐慢慢靠近。

Scene42 / 201

穆紫心看向他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岑乐扫视了周围问道：“这里有人住吗？”
这里一尘不染，一点都不像十年未有人住的房子。
穆紫心回道：“我看过了，没有人！”

Scene43 / 205

岑乐不敢相信，穆紫心在杀了人之后，竟然可以保持如此冷静，不愧是特种兵出身。他刚想开口说什么，紧接着又传来砰的一声枪响。再看眼前的穆紫心马上捂住胸口，表情好像也在那一刻定了格……

Scene44 / 208

穆紫心目光有变，又是瑞士来的人？！那证明派他们来的人也应该在瑞士。竟然这样大费周章地派人来杀她？会不会跟十年前她父母的死有关？

Scene45 / 211

奇怪的是，角落里两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好奇怪，在室内还带着眼镜，一眨眼的功夫竟然不见了。
穆紫心被灯光照得有点头晕，她想一定是自己看花了眼。台下都是家长、老师和同学们，怎么可能有黑色衣服戴眼镜的男人？

Scene46 / 215

这次轮到司徒鑫笑，“哈哈，我想知道的事，用钱都能办到，而这件事不用钱也能办到！”

穆紫心再一次忍不住问道：“你——到底想得到什么？”

Scene47 / 219

邱楚带着几分得意说：“那当然了，我也是部队出身的。我应该比你长十六岁，我在部队里待了六年。我知道你那个少年兵种是我退伍后才开设的，那并不是一般人能进得了的。”

Scene48 / 224

“紫心！”司徒奕紧张地喊道，随即过去拉住她的手臂，耳畔轻语道：“紫心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现在请你先冷静一下，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请你帮我一次忙，那个人是我父亲，是我父亲！”

Scene49 / 229

突然，她发现前面不远处一家超市外，站着一个人。他穿着灰色的外套，黑色裤子，行动便利的休闲鞋。出于职业敏锐度，穆紫心已经能想出那件外套里可能藏有的致命的武器，那裤子能在任何打斗中没有束缚，而那鞋子里也许装着各种暗器。

Scene50 / 234

“你们都觉得她是怪物吧？”岑乐侧过脸去，一脸不屑地望着司徒奕，“她和每一个女人一样，也脆弱也不安，你们根本就不可能看见她是伤痕的内心，你们才是怪物！”

Scene51 / 239

“你那天晕倒在咖啡厅后面的小巷里，我只是比那些追杀你的人早几分钟找到你。”

穆紫心充满好奇地说：“我已经扔掉了手机，所以我很疑惑，那些追杀我的人怎么找到我的，我猜他们用的方法一定和你一样。”

Scene52 / 244

“总之，你要清楚，有些事有些人如果你一旦选择违背，你所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单独个体，而是昔日你誓死效忠的队伍。”

巴格掏心置肺的话，穆紫心已经满足，她对巴格感激地说：“谢谢！”

Scene53 / 250

司徒奕在晓彦的陪同下赶到医院。邱仁炎伤势很重，那颗子弹已经穿过他的头颅。虽经过数个小时的手术将子弹取出，但目前邱仁炎依然处于重度昏迷状态，很可能成为植物人。

Scene54 / 255

“你没死！”这三个字从穆紫心嘴里流出，带着怨和恨。

这个女人，这个穿金戴银的女人，是她日夜祭奠的母亲！现在，她好好地活着，而自己在仇恨里“服刑”了十一年，并且永无获释的机会。

Scene55 / 260

简离嘴唇发白，应该是失血过多造成的，却仍旧安慰穆紫心说：“没事的，别担心，这样的伤……我中过不下三次，每一次我不都安然度过？”

他语气里甚至还带着几分得意。

Scene56 / 264

“咔咔！”这是专属于手枪保险拉开的声音，穆紫心无比清楚。

“下车！”AK说，声音阴冷无比，杀气已经蔓延在两人之间。

穆紫心乖乖地下了车，事到如今，没有什么好留恋了，她早就做好了必死的准备。

Scene57 / 270

这房子的玻璃早就因为上一次的枪战变得支离破碎。她踩着碎片走进屋子，没有灯，没有光线，黑暗笼罩在周围，但她依然找到了钢琴的位置，身体坐下去，暂时消失了沉重感，就算是暂时的依赖也是好的。

Scene58 / 275

再次跑出去时，不小心绊倒了房间里用于放杂物的柜子。柜子是木制的，很重很厚实，正好压在岑乐的腿上。

他痛叫一声，只感觉大腿上传来刺骨的痛，让他冷汗直流，完了，腿断了！

Scene59 / 279

穆紫心回答道：“你带他出去吧，我不打算走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司徒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你带他走，我从来就没有回去的机会！”穆紫心一字一句地说，她脸上的笑容没有了，变成了一种遗憾。

Scene 1

“快！那里！她在那里！”其中一个气急败坏地指着往巷子深处蹿去的金发女子吼道。身后几人立刻动作熟练地追了过去。可没等他们走进巷口，转瞬间，女子已经消失在夜色中。

砰砰——

陈旧的华人居住区。

几声枪响搅动了寂静的深夜，顷刻，数个黑衣男子出现在街道拐角处，他们手握枪肆无忌惮地穿梭在马路上。街灯暗淡，他们却个个戴着墨镜，不想让别人看清自己的真面目。

“快！那里！她在那里！”其中一个气急败坏地指着往巷子深处蹿去的金发女子吼道。身后几人立刻动作熟练地追了过去。可没等他们走进巷口，转瞬间，女子已经消失在夜色中。

“该死！”长着一脸络腮胡的男子用英语低声唾骂道。

他们接到命令时，本来以为行动万无一失，却不想目标这么难搞定。自从他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以来，确实遇见过不少训练有素的间谍杀手，不过，这一个却是明目张胆地在机场作案。如果不是在娱乐新闻里看见过她的样貌，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找到她。

“亚裔职业女杀手，二十出头，谨慎机警，训练有素——是我们小看她了！”另一个黑衣人望着女子消失的地方幽幽地说道。

“哼！我就不信了！快，立刻请求上面支援，封锁机场，再派人严查附近一切她能落脚的小旅馆，一定不能再让她跑掉了！”络腮胡男子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。

几人离开巷子十分钟后，从拐角处一间中式餐馆悬挂的招牌后面，爬出来一抹黑色的影子。她动作极其轻缓地跳下，脚上的高跟鞋早已在奔跑中不知去向。

刚一落地未加停顿，她便朝黑衣人消失的反方向狂奔而去，一边注意周围的动静，一边用手抹掉脸上的妆容、拔掉头上的金发——原来这些都是她伪装的道具。

第二日正午，一辆黑色越野车驶在 M 国通往 G 国的公路上，一阵卫星电话急促的响铃声打破了车内的宁静。

“阿四，目标解决了吗？”电话那头，是一位中年男人的声音，语气就像从复读机里发出来的一样，冰冷，没有掺杂任何情感。

“嗯。”

中年男人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满意地说：“做得很好。没出现什么意外吧？”

叫阿四的女子如实答道：“昨夜里被国际刑警盯上了，不过现在我已经出境，会从 G 国用其他身份登机回国，放心吧！”

中年男人并没有过多理会，话锋一转，说：“知道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回国后你先好好休息几天，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你完成！”

阿四沉默地挂掉电话，关于对方口中的重要任务，并没有多问。

夜里，岑乐做完了 M 国的专访，回到酒店还没放下门卡，便接到经纪人 Andy 从国内打来的电话。鉴于岑乐前日早上在机场被疯狂歌迷劫持的事件，公司决定为他聘请一位贴身保镖。

“什么？保镖？”岑乐惊讶地问，他自知没有王子病，还不至于找个跟屁虫来干涉自己的隐私，对他来说，那简直就是惨无人寰的折磨。

“岑乐，你现在再也不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歌手了，你是这个时代的音乐品牌，是天王，是公司的象征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因为一时爽快，毁掉公司的前途，后果是什么你应该比我清楚！”

认识 Andy 这么长时间，岑乐很清楚这位金牌经纪人的性格。他可以不过问自己任何私生活，不过一旦从他嘴里提出的事，那就必须实行，再回想起那天早上的遭遇，确实还心有余悸。于是，岑乐妥协了，“算了算了，这事你安排吧，找一个合适的人！”

至于什么人才是合适的人，如果交给岑乐自己亲力亲为的话，恐怕一辈子也没有人选。

叮咚——

经过刚才败下阵的交锋，岑乐现在根本连询问的心情都没有了，径直走过去打开了门。

乔迁没有看出岑乐的郁闷，带着一脸八卦的表情走进来，问道：“乐乐，我看了网上传的视频，那个救你的黑衣女是谁啊？太帅了！”

岑乐眉头一蹙，重新回忆了一遍乔迁口里的黑衣女，那个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冷酷女？

“不认识。”

三个字，完全打退了乔迁极度想要知道黑衣女真实身份的热情，他不太相信地问：“真的不认识？”

岑乐有些不耐烦起来，嚷嚷道：“我骗你干嘛？”

门外突然又响起敲门声，岑乐立刻挥挥手，酒店方早就打过招呼不接见任何记者，也没有叫任何客房服务，谁会在半夜来敲门？

乔迁站在门里面从猫眼往外看，门外站着三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，这时节，果真有人仗着有空调，就可以无视季节变换。

“好像不是记者，更不像歌迷！”乔迁透过门镜疑惑地说，只听门外的人用英语自报家门：“请问岑乐先生在吗，我们是国际刑警，有案子需要岑先生配合调查一下。”

门外的人嗓门虽大，但是乔迁英语程度有限，他只听清了“国际刑警”这个单词，就一脸惊恐之状问岑乐道：“我的妈呀，乐乐啊，你犯了什么大罪，国际刑警都追到 M 国来了？”

岑乐不慌不忙地走过去将门打开，对外面的刑警用英语冷声问道：“国际刑警是吗？”

他站在门口，看了几个人亮出的证件后，并没请几位刑警进去坐，更没有要为他们倒上一杯咖啡的想法。

对方说：“是的，我们了解一下岑先生与那天在机场一同离开的女子是什么关系？”

岑乐迟疑了一下，片刻之后回答：“不认识。”

不认识？几个人同时面面相觑，谁会相信两人是不认识的关系？他们不依不饶地继续问：“请问你知道她的名字或者任何个人信息吗？”

岑乐开始不耐烦，他不敢肯定那女人何以引得国际刑警的关注，但想必跟那天高官之死有关。

“我说过，我不认识那个人。”岑乐一字一句地说完，准备关门。

国际刑警对岑乐的态度很是不满，其中一个用手抵着门面目严肃地说：“我们

可以用妨碍公务的罪名扣留你，你信吗？”

岑乐冷笑了一声，不屑一顾地说：“或许你可以用这招恐吓其他人，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你如果随便用此借口扣留作为公众人物的我，那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，而且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！所以为了不引起其他不必要的麻烦，想必你们不会这么做的。”

几位刑警不再说话，酒店房门随即被关上。

是啊，那个黑衣女人到底是谁，为什么要帮我呢？岑乐半靠在门柱上久久心潮无法平息……

有人跟踪我？是谁？

当十天后，岑乐结束 M 国之行回到 Z 国 B 市海边别墅时，暮色已经降临。岑乐停好车，从车库里面出来，却隐隐觉得这一路一直有人在跟踪自己。随即灵光一闪，在快要到达门口时躲进了旁边的暗道里。

那人显然没有料到岑乐这一举动，再加上天色已晚，凭判断向岑乐这边摸来。

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岑乐逐渐看清了来者的大体轮廓：穿着一件黑色 T 恤，迷彩军裤，帆布鞋，长头发扎在头顶，瓜子脸，表情沉闷。是个女人？岑乐心里一惊。

“岑乐，出来吧。”是 Andy 的声音。

岑乐眉头一皱，缓缓踱出暗处。

在 Andy 的簇拥下，那个女人跟随他们进了屋子。

还没等岑乐开口，Andy 便抢先说道：“这是公司为你聘请的保镖，叫穆紫心。”

穆紫心？挺文静的一个名字，岑乐半张着嘴，不得不再次打量一下这个女人：高高瘦瘦，不说话时一副文文静静的样子，除了一张素面朝天的脸，岑乐无法再从其脸上找到任何特征。他现在不得不重审一下 Andy 的办事能力，这个就是自己向他交代过合适的人选吗？是个女人？

岑乐愣了良久，面色痴呆，摇头说：“你说她来这里是干嘛的？”

“做你的保镖！”

保镖？岑乐捧着肚子突然干笑起来。

Andy 没有理会他，很冷静温和地接着说道：“岑乐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你不能以貌取人啊，这个小穆可不得了，人家十二岁就入伍，是特种少年兵，那些散打、擒拿、跆拳道、搏击等等对于她来说就是个屁……应聘那天，说给你听你都不相信，这个女人把所有来应聘的男人都打得鼻青脸肿。岑乐，我告诉你